

# 伊瑪

半日兒戲  
半日心  
存上帝

苗

楔子

當我想走出自己狹窄的生活圈，當我想將自己投入羣衆時，我曾努力地掙扎着。因爲自己到底不是屬於那五花八門的世界。

熬過那段自我爭戰的日子之後，我開始學習以遊戲人間的態度過我不屬於交大的日子。

屬於交大的日子是那令人生厭的考試時期。

其他的時間是屬於以前的我。一個容易在羣衆裡迷失自己的人。

有時是屬於我和她。那常使人氣憤也常令人沉醉的時刻，我們常浪費不少個鐘點在一些事後想來毫無意義的情緒戰中。

於是，老一輩的人說年青人還沒有定型，說「小毛頭」。而當我看到一些在街上追蹤的中學生也不禁喊他們「小毛毛頭」，他們還理着平頭，而我却常四六或三七地分着頭。

在希臘神話中，相愛的情侶常被雕得很相像，一些雜誌也常刊些「夫妻易趨於同型化」的文章，我想這大概和彼此建立的生活範疇有關，用我們的話，就是彼此在一個Complex field裡面induced。於是，我們漸漸地發現彼此有許多說不出的相似之處，時而能感覺到另一人正在想什麼。

人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，在最孤單時却也只有自我是唯一的伴侶。在此矛盾的前提下，偶而也會對另一方有種潛意識的反感產生。如果沒有悲劇上演，這是美的。是臻於至善必經之途。

引

佛說因果，耶教說原罪。唉，我說，我說什麼來着？老子說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，唉，我說，但願我是聖人，可是我辦不到。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我怕，怕在曠野裡躲不過一架掃射中的機槍。

怪只怪C大那個菜蛋，把她請來的陳給窘得那麼不够意思，最後再來怨我。合該我命如此，這種舞跳一次的代價未免過高，誰要我是始作俑者。

不過，我還是很怨C大那菜蛋，一付急色相，也不打聽去那邊拜拜藝再出道不遲。損人不利己，毫不像出自好家庭來自大學校的學生。誰說不是，C大學生很少有高校風範。可憐亦復可悲。欲知其人視其友可知矣，那菜蛋之所以爲菜蛋

乃是其平日相處的朋友均是與之平分秋色的大菜瓜。  
罵完了人，氣也該消了。

### 第七教室

零南停了下來，陳和穿紅衣的同學下了車，我過去問情況。經濟系的王在走廊向這邊打招呼，我笑得很慘。紅衣的女孩嘴唇有一道白，陳榮河說是太K的緣故。我却想起唸圖書館的起慕德和她的聲音很相像。我的心雖不想浮躁。嘴裡還是發了不少謬論。

第七教室有人打牌，有人在笑，也有人睡覺。

鈴聲響了，然後是個標準臺灣國語的胖子上臺。大算盤的黃色珠子上下地跳。珠算課我是常選，不過這回是第一次在教室上，我沒有算盤，選這門課我只選「珠」，不選「算」的。可惜她不在，這一天灰濛濛地沒珠沒算挨了一陣。

天地要玄黃了，宇宙就會洪荒。

我常看到聖經上說着很奇怪的話，所以就常作些奇怪的事。看哪！那灰濛濛的天，像那件灰灰的夾克，沒有痛苦也沒有快感，倒是像失落了枝筆在灰濛濛的空中，無奈地收尋。

佛說因果，說是有希望才有失望，要無因則無果。耶教說原罪。哈，他們說，只要你到世上來就註定了失望。也有人說，被註定了的事叫作悲劇。悲劇的意思就是不可逃避的結果。

但是，記得悲劇是沒有結局，是冥冥未可知的。有些電影屬於此類則叫悲劇性電影。不可知就不可感麼？

說是註定的事，那麼我今天下午是够悲劇的了。

工管三的徐光曦拉了我去第八教室上課。老兄一見面就驚訝萬分：幹嘛好好的電子工程不唸了，跑來這兒上沒學分的課。

老兄有所不知，我在學校的學分只是幾分之幾，倒是這邊修的較重。有些學校常在奇怪的選修課程下加一括號內書「必選」，我就是如此。

劉大地很瀟灑地走進教室，和幾位女生打招呼，很親熱地和我握着手，邀我一道去電視公司，敬謝不敏！

我每見到他，就想起劉大白有一篇自然的微笑還不會背，那回默寫我是以「那老者打了我一掌，有道是無影神拳，煞是厲害，然後對我莫名其妙地微笑」結束。事後被段承熙老師狠狠地口頭修理一番，自然受李家小姐調教三年的本班學生挨訓工夫都很到家。走出辦公室，我對自己莫名其妙地微笑——

臺上講什麼，我不太清楚，依約地……

「美國失業率百分之七點八，有一仟五百萬，本省是零點六……電子工業目前還是沙灘上的工業，收音機自製率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，不能自製的都是一些重要零件……彩色電視自製率四十幾……」

「美國目前只歡迎像醫生、護士這種和人口成比例的人，至於專家最好是研究公碼問題的」

伊瑪

回到第七教室，沒見她來。我想她是回家了。

陳不像很惱。她是A型的。最仁厚的人是肯體諒別人。

我很感內疚。給人的印象太差。跳到黃河也洗不清。黃河，哈，誰叫你跳，

那河是愈洗愈糟的。自己變得太多。清華阿林那妞兒竟然說我是PLAY型，啊，看走了眼，要不就是自己已完蛋了。

小孩要我修心，說是太浮躁。

而呂全福說我好像很K的樣子？

笑話，佛說因果，耶教說原罪。唉，我說，我說什麼來着，什麼N重性格，什麼華而不實，苗而不秀，什麼阿依達。

蕭瑟兄說什麼「敵人也有這個毛病」。真是的。以友「輔仁」。登泰山小輔仁。人皆謂我道大似不肖。人皆謂我，道大，似不肖。

翡翠谷

七：三〇—八：〇〇以及九：〇〇是兩回事。是兩回事。

天氣很冷，有雨，伊瑪。什麼恒春東南方海面上，什麼蒙古來的高氣壓。買布鞋去，不必了，去吃早點。臺灣的「隨便」很難吃。老陸去接一個叫作

舅舅的男人。

士林、外雙溪、故宮、噓，那個女的唸師大。哦。

到內雙溪沿途烟火不絕。却不是住家。是一些肉食者。我們班不也到花園新城去和臺大考古系的哥(GH)們烤肉嗎？

我向那個一天到晚喊「刷刷去」的康樂幹事說，不值得作這種事，但却應該作，無論好壞，被怨是份內事。

那個什麼苑的是黑髮。她走路腳勢不錯。

唉，她們會說我沒有骨氣。OK。那麼驅逐出境吧。笑話，也不想想傘的主人是誰。

妳見過我把腳踏入水窪中嗎？

還不是我及時拉你一把。

妳這話有沒什麼涵意？

沒有，我們說話都很直。

碎

我不怪你，不過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我已經這麼努力了，你還如此令我心碎……我們就像天空的兩片雲，一陣風將它們吹在一塊，不多時另一陣風又將它們吹散……

為什麼是兩片雲？如果是一片無論風怎麼吹，無論到那裡不都是一塊兒嗎？你不覺得我們太像了，很多逝去的日子都成了古老的故事。

抱着我，稱一稱。

伊瑪走後，還有寒流數日。

我的收斂半徑該修正得更短。